

萌芽

50

MENGYA 年

精华本

50 NIAN JINGHUADEN · 小说卷三

地铁站台

Ditie ZhanTai

叶兆言
阿来
池莉
等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MENGVA 50 NIAN JINGHUABEN

萌芽 50年精华本

小说卷三

叶兆言 阿来 池莉◎等著

地铁站台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铁站台/叶兆言等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4

(《萌芽》50年精华本,3.小说卷)

ISBN 7-5391-3358-9

I. 地… II. 叶…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6422号

地铁站台/叶兆言、阿来、池莉等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特约编辑 蔡贤斌

刘碧蓉

装帧设计 贾 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80mm 1/16开本

印 张 21

字 数 400千

书 号 ISBN 7-5391-3358-9/I·853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CONTENTS

(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

总序:50 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1)
一案九罪	陈源斌(3)
鸽子	阮海彪(11)
后花园	王 芑(22)
真爱	梅 聊(31)
老猜	蔡测海(54)
扫把	石钟山(62)
寻常记忆	何玉茹(65)
遥远的风景	西 颀(72)
田塘的后生	彭瑞高(86)
梦中锦帆	殷慧芬(94)
电梯上的故事	黄蓓佳(113)
雪地传说	叶兆言(125)
断指	阿 来(131)
地铁站台	虹 影(145)
心之门	储福金(149)
城堡乡村	王祥夫(174)
我替你系的是棉布白带	陈骅俊(185)
城市包装	池 莉(190)
跟随象群离去	邱华栋(228)

目录 CONTENTS

银座的咖啡屋	旭 烽(235)
哑巴	墨 白(264)
异缘	蒋 濮(267)
耙耧山脉	阎连科(295)
一生中爱的日子	庞 培(316)
迷途	何继青(323)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萌芽》50岁了，依然还是萌芽。年轻的血液奔涌，使得《萌芽》永远年轻。

《萌芽》杂志创刊于1956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第一任主编哈华在创刊词中说：“我们选择了‘萌芽’作为刊物的题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代表着新生的意思；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26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萌芽’，当时正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办刊物，编丛书，搞文学团体，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萌芽’正是其中的一个工作。我们目前迫切的问题，正是要培养出大群文学的新战士，一批一批地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我们选择了‘萌芽’，正是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文学青年的精神；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50年来，《萌芽》一以贯之地按照创刊时确定的宗旨办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年轻作家在《萌芽》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以此为起点踏上文坛。不久前去世的优秀作家陆文夫的代表作《小巷深处》就发表在《萌芽》1956年11月的下半月号。

196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纸张供应困难，《萌芽》被迫停刊，至1964年1月改为月刊复刊；1966年8月又因“文化大革命”再次停刊，至1980年1月复刊至今。在第二次复刊以后的25年里，中国文学界新涌现的优秀作家几乎都在《萌芽》留下了他们最初的足迹，这使我们感到骄傲。

1996年1月，基于时代的变化，《萌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版，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改版至今也已经整整10年了，实践证明这次改版是成功的，《萌芽》杂志的发行量稳定在50万份上下，创造了《萌芽》历史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为了纪念《萌芽》创刊50周年，我们选编了“《萌芽》50年精华本”，集中展示《萌芽》50年来发表的优秀作品。这套精华本分“小说卷”四本、“纪实文学卷”一本、“散文诗歌卷”一本，内容均按作品发表年代编排。从中，可以读出社会50年流变的轨迹。我们把这套书献给50年来关心和支持《萌芽》的读者们。你们有的可能已经进入老境，有的还正当盛年，也有的今天还正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几代人曾经关注过的一本刊物，就是依靠了你们的支持，才得以保持青春活力。

巴金先生曾经在《萌芽》创刊号上撰文《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他说，“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50年来，历任《萌芽》的老编辑们，就是按照巴老的要求，默默地、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这个园地；我们也会继续像老编辑们一样，继续为“萌芽”培土、浇水、施肥，让文学的园地蔚然成林。

感谢50年来为《萌芽》贡献了心血的老编辑们。

感谢50年来供养了《萌芽》的读者们。



总序 ZONGYU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MENGVA SONIAN JINGHUADEN

一案九罪

陈源斌

周郁清站在家门前，手里端一碗稀饭，头顶悬一颗太阳，眼前是一条蜿蜒的黄土路。路上有辆手扶拖拉机吃力地爬一道塘埂坡。手扶车上挤满了人。周郁清回头看看自己崭新的凤凰车。周郁清看见村中放鸭的四丫像只秋后的渣鸭颠着小胸脯在太阳下四肢摇摆而走。四丫手捏一张五角角票。镇上放一部电影，有姐妹俩脱精光洗，从头洗到尾，那个妹还遭一个壮男暴弄。一村人听了都交五角钱挤上手扶车去看。手扶车喘着粗气颠簸，四丫惶急一跳，擦着车斗边歪倒。四丫撑起身子又跳，有人扶持一把，四丫上车，手扶子猛地一冲颠她一个趔趄，四丫惊魂不定。手扶子载一群人渐去渐远。

周郁清喝完粥，丢碗，抹嘴，骑上漂亮的凤凰车。他轻松地越过塘埂，土路在阳光下游游晃动，如一条鲜活的蛇，他就骑着它的身子朝前游。

他爬了三道坡、六座桥和九口水塘。一路上他想像村人站满一车挤挨碰撞，受尽颠簸之苦，他品尝独自逍遥美滋味。他到了低檐鳞瓦的小镇。他在宽街窄巷里转弯抹角，来到影剧院。他买了一张票，去小食摊上享用了一碗辣粉，大汗淋漓地朝刚开场的影剧院走。他没有看到同村人，他看到了脱得精光的姐妹俩，看到她俩银幕刚亮时赤身洗澡，银幕将黑时又赤身洗。散场后他走回街上取出他的车，这时满天星光灿烂。

他在迷乱的星空下骑车朝回走，他估计村人在另一家影剧院看了较早的一场。经过镇外第一座小桥时他听到有人“周郁清”、“周郁清”地喊。他看清了这是四丫。

“周郁清，周大哥，”四丫气喘吁吁地说，“好大哥，你带我回家吧。”

四丫紧紧抓牢后架坐稳，人随车走。周郁清第一次捏她胸脯时，下手太重，她疼



得一咧嘴,拼命忍住没叫出声。周郁清第二次捏摸懂了些道理。车子贴着泛着白光的地面走,高高低低,快快慢慢。周郁清往下手上愈见轻柔,现在她觉得好受多了。

四丫说自己砸了一支冰棒忍不住又连砸五支,她把车钱砸进了肚里,手扶车就丢下她开走了。她说完周郁清就说坐他的车也要付费。可是他并没认真讨要就让她坐上后架。一路上他也不过朝她来这一手,四丫觉得周大哥真是个好入。

路经第五口水塘时,四丫估摸出了路程。她想若是凭两只脚走怕是后半夜才能到这块地方,幸好一出镇就碰上了周大哥。四丫惊讶地看着周郁清用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碰她,嘴里还不停说着话。她想他的技术真是高明极了。

周郁清在说电影里的那个妹。他说是女人总有这么一遭,没有时也罢,有了这遭就生贪想还会恨没早点儿有这遭。

“四丫,”周郁清问,“你呢?”

四丫明白这是调戏自己,她挺感动。村里男人调戏女人说常见也不常见。一个新媳妇从外地娶来本村,守完三天新房,一村精壮就如蝶儿哄花围上去,嘴里荤的素的杂的说。短的不过十来天,长的能延续三两个月,长短全凭新媳妇容貌。当新娘正是一生花枝招展的好日子,四丫坐在车上想新媳妇穿奇套新,棉的丝的涤的,满面生光,才惹得男人手脚乱蹿。四丫想自己脸黑身瘦,胸口两坨都不及鸭蛋大。四丫想自己一身旧衣破裳,屁股上还缀有两块丑补丁。四丫在黑暗中想,周大哥一点也不寒碜她,拿手碰她还拿话调戏她。四丫心头滚过一阵又一阵暖意。

“四丫,”周郁清说,“你到底允还是不许?”

四丫在想湖荡。末了新媳妇总专讨一个男人辈分便宜,惹出一番撕掳,女人佯跑,男人狠追,到她放牧的草滩上两人滚成一团,从容把事情做成。四丫出神看,鸭群却摇摇摆摆兀自走远。四丫捏住竹竿追去,天上很蓝,湖中极白,地上如水洗般碧绿。四丫冥想不答。

周郁清停下车时,四丫好一阵晃荡才稳住身子。她忽然发觉已在村头。这时她跟周郁清正站在一口水塘埂上,白天她就是在这儿赶上了手扶拖拉机。

周郁清捏住了她的手,她就跟他一道走。两个人走下塘埂,面水一侧埂坡很长很平缓,两个人走成一前一后,前面急切,后面磕绊。四丫脚下踩着柔软,她记得这是一片密密匝匝的草地,这时节后该满地开一种白底缀着血红点儿的小花。她身随他继续朝坡下走,朦胧中觑见无数小花骨朵。她把头低一低,前面是颤动的塘水。周郁清捏住她的手站着。

四丫在草地上一点一点软下身子,柔长的草茎触着了她的头发,伸进她的颈脖,刚才遐想的画面在胸中错乱交杂,她嗅见了一股沁人的花的清香。

四丫大听见哼哼唧唧的声音,走近时一个影子躺着扭,俯下身才觑清这是四丫。



他问她不去放鸭这么哼唧扭着,是怎的了?

“大,”四丫说,“我肚疼。”

四丫大想自己眼睛真正不管事了,四丫娘一死他就天天弱视。四丫大担心四丫别是湖滩上跑烫身子乍喝下冷水,开春水寒。当年她娘就是这么哼唧着扭嚷肚疼,扭着哼着就过了阳世。四丫大想四丫还是猪狗一般小人,哪天放鸭不在湖荡喝几口,真喝了怎的就会哼唧躺着扭?

“我肚疼,大!”四丫喊。

四丫大就去跟四丫大姑二姑商量请医生,她俩就嫁在邻村,不过七八块田地远。四丫大没找着大姑便让外甥女去地里捎信,四丫大找着二姑转回自家,大姑跟医生正吆喝几个精壮把人朝外抬。四丫还是哼唧着扭。

路边有辆手扶子“突突突”地响着,医生让把人拉去镇上。四丫大请医生开两丸药让她不疼算了。镇医院是坑人窟,一去就让你住下,一住下就敲剥到你肉干血尽才放人。医生挥挥手让手扶子拖人走了。四丫大脑子里惶急地转着钱。后来他撞见周郁清推车过来,周郁清问四丫怎的了。

“她嚷肚疼,”四丫大说,“医生不开丸药止住,反让送镇上!”

周郁清说钱他有。周郁清拍拍衣袋说在这儿放着呢。周郁清又拍拍凤凰车后架,说带四丫大一道去镇上看。四丫大想算是碰个好人咧。

四丫大在镇医院转悠几趟才摸着四丫病房。屋里有人在说:“也真巧,刚送到就生下来了。”四丫大听见一个婴儿无端亮啼。一个穿白大褂的探头喊周四丫家人,她说她生了个男孩。

“喂,”白大褂喊,“周四丫丈夫呢?”

四丫大愣着想四丫没丈夫,连男人也没有,她竟来镇医院生下一个孩子,他想她是猪狗一般小人咧,也不知是哪个作孽下了种。四丫大这么想着,有人逼过来,到近前才觑清是周郁清。

周郁清问:“男的还是女的?”

四丫大想周郁清就会这么问。周郁清近年暴发一笔财,只恨女人不争气,雌下雌。周郁清准是梦里也想生个儿子,可惜今世不能了。那边白大褂又在喊,问周四丫丈夫要不要儿子,周郁清忽地平地一蹿就进了病房,丢下一串“要得要”。

四丫大打个激凌顿时恍然。他往地下恶啐一口,他想世上好人坏人还真难分清咧。

周可诚咳一声。这是村小学教室,周可诚坐在讲台上,村里一班老少精壮两边靠墙坐,中间空空三个人,后面是周郁清,前面是四丫,再后面是四丫大。

人们按祖训请周可诚以族中长辈主持公道。周可诚想一村人都是屠夫血脉,当



年他老人家获救栖息安乐就定下如此训诫,可惜废黜了许多年。周可诚拿眼看下面嘴脸,心想当年族长议事怕是在祠堂里。周可诚再咳一声,让一干当事人自己说。

四丫大先说。四丫大说他觑四丫哼唧扭着嚷肚疼,还以为像她娘样热身子喝了开春冷水呢,他说她一冬天裹着大褂棉袍,可开春也换了单衣,一桌吃饭自己倒没觑出她有了肚子,她说她猪狗一般小人咧,竟能生出个活蹦乱跳的小人种?四丫大说,四丫一朵花还没放还没打骨朵就采摘就朝她身上下种这是作孽这就要请老少精壮评个公道。

下面四丫说。四丫说了看电影归途在村头塘埂坡下那一回。四丫说往下还有四回,前三回在周郁清家床上,她说她捏着竹竿跟鸭群走着走着腿就不听话了,就迷迷糊糊走进他家。每回他老婆又都不在。四丫说第三回她大在湖荡边半天没吮应她,回头痛骂了一顿。最后一回是在灶房草垛上,中途他老婆从地里归家,他就让她藏在灶后,从此他不让她再去了。

周郁清说。周郁清说刚说的一切都是。孩子是他的,他认。他说任凭四丫大怎么说怎么依。

周可诚拿不准旧时族长是不是先咳后说。他仍然咳一声,问:“各方都没异议了?”

没有异议。其实所有争的吵的都在背底下平息了,连协议书都工楷誊好。协议定男孩归周郁清,叫周郁清大,叫他老婆妈,与四丫干系一概割绝,永不相认;周郁清偿付4000元整。4000元是最后敲定数,四丫大提了4600,周郁清降价到3400。周可诚想旧时族长评公道怕也是要做加减的,斟酌一番便说:我看4000整吧。于是4000。

周可诚咳着让人款两讫。周郁清老婆早把周家一脉香火抱去怀里紧瞅慢瞅,四丫大则手沾唾沫数弄一堆大票子。四丫大正数一遍再倒数一遍,朝讲台上点点头。周可诚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又看看下面的嘴脸,心想跟周喜才借教室他还刁难呢,除了周喜才怕是全村人都佩服呢。他想管它呢,旧时族长讲公道怕也不过如此。

周喜才是在村头被四丫大叫住的。四丫大问喜才听没听说,周喜才心里有数,嘴上说没听说。四丫大就一路相跟着数叨开来。

四丫大说,喜才你讲协议书是周可诚违法胡搅倒也确实,当初猜周郁清付不出,没想他轻松拿4000整并不伤筋动骨,一辆崭新凤凰车照骑不误。四丫大称赞那辆车,人骑着真正风光。四丫大是20岁上跟蹲点干部学会骑术,隔这么多年眼不管用还照骑。四丫大借周郁清凤凰车上镇去,后来周郁清上门催讨,说他借用一天一整月还不还。周郁清当众把新车强索回了。

四丫大还在说。周喜才心里很明白,当时场面:四丫大涎着老脸说,这车他骑着顺溜,要周郁清送他算了。周郁清推车走。四丫大说我话已出口,你还走不就当众



撕碎我脸,日后怎么活人?周郁清边走边回头,说是四丫大自己撕碎自己脸,干他屁事。

周喜才问:“你想干嘛?”

“他撕碎我脸我也撕碎他脸,”四丫大恨声说,“我要送他周郁清坐牢狱!”

周喜才没想他说这个。周喜才说:“也难。四丫自己也说塘埂下他没对她强暴弄。后来四回,脚长在你四丫身上,她自动走去他家,说穿了也是两厢情愿的通奸,远在80年代初,通奸就不属罪名啦。”

“管它呢,”四丫大说,“我就要送他坐牢狱!”

周喜才叹口气。他想人家毕竟求教上门啦。他又想,我一个教师反不如他族长,周可诚一棵大树不倒自己难做强人。他再想,若是周郁清真坐了牢狱,周可诚一颗头怕从此缩进壳里去,一村人也就知道国比族长、依法律比讲公道强,日后凡事都来问自己了。周喜才说:“要是你四丫不足14岁就好了。法律有规定:哪怕女的愿意或强迫男的行事的,都要从重办他一个幼女罪。”

四丫大啧啧嘴:“可惜四丫今年16啦。”

周喜才说:“是按有事的时间算,是按足岁算——其实我们乡下讲的都是虚岁呢。”

“喜才你是说,”四丫大问,“看电影那天塘埂下四丫不足14实岁,他就稳坐牢狱?”

“当然,”周喜才说,“差一个月差一天,也要办他幼女罪!”

四丫大请周喜才如此写状纸。周喜才不用翻书就哪条哪款一口气写好了。四丫大揪上红指印。周喜才想了想说:“送乡里路近,只怕发案慢,不定还有疏忽;上县呢,又快又保险,只是老长路程。”四丫大说:“上县。”

余海波抓起电话,对方一说公安局他就明白是罗荣生。余海波让罗荣生想来就快点,其他乡干部恰好不在,由他当文书的留守。他说这么着喝酒就不用装腔作势,老同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啦。

罗荣生一辆摩托呼啸而至,车斗上铐着一个人。余海波想原来真有案子,是有一个名叫周郁清的村民犯了罪呢。余海波派人把上铐的周郁清弄下摩托关一间屋里看着,嘴里说:“菜好啦,喝酒吧。”

边喝酒边说话就说到了案子。罗荣生拿手比划说姿势,说这个周郁清犯的就是这码事。罗荣生往下说案子的详情,嘴巴津津有味。余海波强忍着呵欠,他想城里人就是少见多怪,若是我俩换个位置你天天听见这码事就不会这么起劲啦。

余海波没想到周郁清也够上抓去判罪。他问:“从所说案情看,女方是愿意的,有四回还主动跑去男家,这岂不是通奸嘛,怎么够判罪呢?”



罗荣生说周郁清犯的幼女罪。下面他详细解释这个罪名。余海波想说自己懂想想又没说。余海波正在啃法律书报考律师,一部刑法差不多全能背下来。余海波听罗荣生拿腔作调地说想笑没笑。罗荣生怕他没听懂还再次解释说:“关键是不足14岁,哪怕是女的愿意的主动的强迫男人的,有了那事就要从重处罚男人。”

余海波去厕所的路上忍耐不住,返回经过档案室,就鬼使神差打开门走进去。他弄不清自己进来干嘛,他看到自己已经把一本户口册挑拣出来,他一页页翻开翻到一处停住,他看了看就抱着户口册回到了酒桌上。

“这个周郁清你算抓错啦,”余海波说着,他想自己酒量不及罗荣生十分之一,肯定是醉了,“这上面记得明白,周四丫当时满14周岁还过了一个月嘛!”

罗荣生把户口册整整看了三遍。“妈的,”罗荣生说,“还他妈的真抓错了呢!”

余海波回房间喝了好大一会儿浓茶才觉得清醒,罗荣生一直在对面沮丧地坐着,过半天就来这么一句:“他妈的,人已是铐也铐了,难道丢人现眼地让我放他回去?”余海波想要是不进档案室看户口册就好了,是自己把事情弄糟糕啦。

“其实乡政府户口册也靠不住,”余海波酒消解差不多了,“当年农民们贪图多领布票什么的,总是虚报好几个月出生时间。”

罗荣生问:“你说什么?”

“有一年一个青年想参军,查户口年龄却过了两个月。”余海波继续说:“后来就说了当年虚报的情况,还让叔伯舅姑什么的亲属写了一大沓证明呢。”

罗荣生跳起来时余海波倏然住口。余海波有点后悔不该说这话。窗外传来摩托声响,他转头看罗荣生由黄土路上一蹶而去。他不及细想困乏已经袭来,便倒在床上径自睡去。

罗荣生丢下摩托走去湖荡边看一个老头朝一个女娃吼,白水青草之间有群鸭子悠哉游哉。罗荣生明白这就是周四丫和她大。他看她黑脸瘦身心想真不敢信她已14周岁余1个月,更不敢信她生过一个孩子。他一直等老头吼完了才慢慢走过去。他问老头是不是周四丫大?老头说是。

老头这才觑清来人是刑警。老头已经知道有刑警铐走周郁清去坐牢狱。老头刚才就吼这事。老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说她一朵花还没开还没打骨朵就朝她下种真是作孽;说周郁清付4000元并不伤筋动骨;说他当众撕碎他脸他也要撕碎他脸就送他去坐牢狱。

罗荣生问老头想不想坐牢狱,老头说不想。罗荣生说,你不想坐牢狱就把周四丫的直系亲属,就是叔伯姑舅什么的统统叫来。老头点头应允。周四丫没那么多直系亲属,只有大姑二姑。老头不一会儿就把她俩叫来了。

罗荣生问她俩是不是周四丫姑?她俩说是。罗荣生问她俩愿不愿孩舅坐牢狱?



她俩说不愿。罗荣生往下就吼开了。

罗荣生吼得比刚才湖荡边老头吼女娃还凶还恶，罗荣生吼事情的原委，吼出许多恫吓之词，吼得周四丫大晕头转向，吼得周四丫姑腿脚簌簌。

“除非她出生时你们贪布票往乡里虚报了三个月，”罗荣生说，罗荣生边说边掏出手铐弄得“当啷”“当啷”作响，“要不然我只好铐一铐你个诬陷罪啦！”

周四丫大听着想着忽然扑通一声跪下，他说是有错，欺骗了政府，当年贪图几尺布票，就多报了三个月年岁。

“是吗？”罗荣生吼道。

周四丫姑愣着想着也扑通跪下，说当初多报月份就是她俩的主意，也是她俩跑去政府登记的。

罗荣生又吼：“真的假的？”

“天打雷轰！！”

罗荣生看地下三个赌咒发誓，心里想笑却先松了一口气，他停止了吼，让地下三人快去写证明送来。

罗荣生等太阳偏西方见三人疯狂奔跃而来。周四丫大手挥一张纸大喘气说，他进学校找老师周喜才竟四处找不着，再找周可诚找着了，他竟摆族长架子不肯写，软磨硬泡跪地哀求又允他两条烟他才算动笔。周四丫大说完了宝贝一般把纸递给罗荣生。

罗荣生看了一遍，签字画押齐全，要点也没遗漏。他收起手铐，那三个人长舒一口气。他开摩托走了好远好远，那三个人还依旧站在原地兀立。

审判长问：“周郁清，你上诉吗？”

“上诉，当然上诉！”

周郁清挺委屈。一审定他强奸（幼女）罪，竟判了10年刑期。他想早知必坐牢狱还花钱干嘛？4000块钱扔水里还听水花儿响呢！他把这理由写在上诉书上。

不久有中级法院一个传法官找他谈话。传法官说对年龄的认定法律固然限定以政府机关登记为准，但实际情况也得考虑。周郁清不懂他干嘛说这话也只能听着，传法官说他的责任是推不掉的，事实上周四丫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小，他却弄了她还弄出一个孩子。传法官说后果严重啊，周郁清点头惟惟。

“我冤枉啊，”周郁清觉得传法官把重要处全漏了，忍不住喊，“这事经族长评过公道，一村人都在现场：我一笔付清4000块整，这是周四丫大他认可的数——当初红口白牙讲清这事算了结的啊！”

“族长？讲公道？拿钱赎罪？”传法官冷笑着问，“这是法律哪条哪款现定的呀？我干几十年政法，怎没听说过？”



侑法官说他活脱一个法盲,才落到这般下场。

侑法官过几天再来说话肉里藏着骨头。周郁清猜想事情不好,心一点一点吊起来。可是他一看判决书就愣了:二审改定他奸污少女罪,判三年有期徒刑。

侑法官瞅着他还用刚才的恫吓腔调,说责任你是有的,后果是严重的,判你罪你要正确对待,要注意影响。侑法官停顿一下,问他还有没有话说。

周郁清当然没有。他想天下好人还是有的,他跪一跪,又在侑法官脚下趴了一趴。

周郁清案时隔三年又被提起。重提此案的是当年乡文书余海波,他顺利考取律师亦已三年。余律师评职称没学历,他想弄篇论文好争取破格,绞尽脑汁忽然就想到了此案。

文章意外地在一家颇有影响的法学刊物得以发表。

文章中的地名是虚构的。除周郁清外,其余所涉人员均以女方、女方大、女方姑、民师、族长、乡文书、刑警、一审办案人、二审办案人等简称代之。余律师援引相关法律条文对此案逐一详加剖析,明确指出,女方大为泄一怨之忿才提起诉讼;民师为排斥异己、乡文书为摆脱尴尬而不惜暗示教唆;女方姑为避灾嫁祸、族长为贪受财物、刑警为推诿错责而公然制造伪证;一审办案人视听糊涂、二审办案人则敷衍塞责,而陷于渎职。文章认定:虽然程度轻重不同,但上述九人均已构成犯罪。

关于此案定性的论述篇幅巨大。余律师说要害在女方年龄:不足14周岁则以强奸罪从重论处;已逾14周岁则属一般通奸,给予适当行政处分即可。而年龄的认定应绝对以政府机关登记为准。余律师说,一审判决显然荒唐,而二审明知有错却缺乏彻底纠错的勇气,竟妄拟一个不合法律规定的“奸污少女罪”,则更加荒唐了。最后推断的结论是:周郁清并未触犯刑律,应予宣告无罪。

文章的实际效果微乎其微。人们读了并不懂此文所述是一件真实案例,读懂的则心里明白嘴上不说。受惠者只有余律师一人:职评中他凭借此文果然被予以破格对待,他终于如愿以偿。

原载《萌芽》1990年第1期



..... MENGVA SONIAN JINGHUADEN

鸽子

阮海彪

小时候,只要哭闹,母亲就会说:“告诉人民警察”,“让警察抓去”。这时,我总会睁着泪眼,怯怯地向那四扇窗瞥一眼。花脸却不同。他母亲叫嚷喊警察,他就霎时哭停,问:“大马路的还是小马路的?”如答以“小马路的”,他则继续哭自己的。“小马路的警察”就是降落伞了。

降落伞住在对面九间楼的二楼。

那时,我小腿开刀不久,不便多走,不是把头夹在裤裆里看蚂蚁搬家,就是看花脸把毛豆虫捉到菜场偌大的地秤上活活烫死。要不就呆坐在家门口,看着九间楼顶上一片长条的天,端详着形状不一、冉冉飘过的云,想着天地人间乱七八糟的事。

有时,降落伞只要见我呆坐,就会伸出两个手指,在窗台上一高一低地走——他暗示我的腿。我扮个猪头回击他——他脸型阔大。他还我一个尖嘴猴。我使劲鼓鼻翼。他朝我瞪眼挥拳,我就不敢放肆了。

一天,见降落伞胳膊窝夹一只皮鞋盒下楼,知道他要驯麻雀。我兴趣陡增,慢慢地跟去。

降落伞似乎什么都喜欢: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休息日整天伺候它们:给它们洗澡、梳理,陪它们溜达、玩耍。为了热带鱼,他天天去蓬莱市场买鱼虫;鱼虫断档,他去浦东捞鱼虫,还差点跌进粪坑。有只过冬的黄蛉死了,他做了只精致的有机玻璃盒,把它安葬在天井的夹竹桃下。前些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四五只黄口雏雀,整天捧进捧出,立志要训练它们的条件反射。皇天没有负他,小麻雀总算会随他的口令蹦跳、扑飞了。

训练开始了。他把皮鞋盒放在青石上,手往嵌有红线的警裤上擦了擦,从袋里



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迅速投入嘴里使劲嚼嚼,然后,吐入掌中。准备就绪,他从盒里抓出一只麻雀放在泥地上,跨腿,半蹲马步,展出手臂,撅起厚厚的嘴唇,发出“嚯嚯”的口令。那灵性的东西斜了斜脑袋,一蹬腿飞起,稳稳当当停在了他的手臂。

一阵喝彩。

他扬扬头,翘起手指在掌中刮点糊糊,塞入它的嘴里。旋即用舌头舔了舔完成任务的它,小心翼翼地把它抓回盒内,捉出另一只。

这一切,他做得有条不紊,丝丝入扣。我们把他团团围住。他饱满的团脸上闪着得意的红光:“走开,线外站着!”他摆出卖拳头的架势,对花脸高喝。“线?哪里有线?”花脸翻翻白眼。“滚!”他粗起脖颈:“再嘴硬,把你拎出去!”花脸瘪瘪嘴,不敢吭声了。我知道,这是降落伞的脾气:心情越舒畅,火气就越大。

他答应我们的要求:让五只麻雀一一飞临他的手臂、肩上、头顶。表演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花脸脸露不屑冷冷地说:“一只只飞不稀奇,五只一起飞才稀罕。”他瞪花脸一眼,沉吟半晌,爽快地把五只麻雀全放了。麻雀们左盼右顾,在泥地上悠闲地散着步。“嚯,嚯嚯”,他发出口令。但五位兄弟傲慢得可以,不愿遵命。这情景有点尴尬,让他脸上无光。这时,祸从天而降:一只篮子骤然从廊檐上骨碌滚下,恰恰砸在五兄弟中间。麻雀们大吃一惊,刷的一哄而散。两只泊上那株有百年高龄的歪脖子古柳,三只蹿过马路落在我家的高平房上……

降落伞仰起肥硕的下巴,傻了眼。

花脸掩嘴偷笑。

降落伞警惕地扫了大家一眼,见我们的神情像他一样肃穆,也不便发作。找不到发泄对象,他只能拼命呼唤。柳树上的两只似乎略有所感,扭了扭头,悲悯地看了看他,仰望起黄昏苍茫的天。高平房的三只根本不为所动,居然在溜直的屋脊上踱起了方步。

暮霭渐渐浓了。降落伞绝望了。篮子是他家的,能怪谁呢?他颓唐地坐上青石,时而仰视柳树,时而眺望屋脊。

“不是黄雀,哪能驯得回家?”

“喂饱了的,回不来了。”

老人劝他。他怔怔看了它们一眼,骄傲地说:“看好了,天一黑,它们定飞回,它们认识我,知道夜里没有皮虫吃!”降落伞显得自信。

然而,它们并没有回家,纵然他开了整夜的窗。

降落伞扬言要对花脸报复。是花脸提议做集体表演的。他就是这样,虽然年长我们十多岁,但跟谁过不去,仍会耿耿于怀。他曾跟我们中的一个打赌,报出与南京路交叉的、从西藏路到河南路的横马路。他居然带着一帮拖鼻涕的孩子顶着烈日大